



文會筆錄

二

□ 13
767
2



仁七 13
767
2



文會筆錄二

近思錄

語類九十四

又百十六

先生揀近思錄云云九十五

程書部云凡人近思錄者皆依次第類為此卷

九十八張書部云凡人近思者為此卷

○一卷易寂感說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

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

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



文會筆錄二

文會筆錄二

一

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文集○語類七十五曰寂然不動感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嘉謂朱子本義之外說之亦如諸家○語類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利之為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

在^六十^八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五九十

○答黃子耕書曰忠信所以進德此段初只是解終日乾乾是終日對越在天之義下文因而說天字道理其間有許多分別如說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是實有此理自然昭著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如今事物莫非天理之所在然一物之中其可見之形即所謂器其不可見

之理即所謂道然兩者未嘗相離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於此見得透徹則亦豈有今與後已與入之間哉^文集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人已却只是一箇理也^{語類九十}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五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且古且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

已與人

○其體則謂之易體字與實字相似乃是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人傑云向見先生云體是形體却是着形氣說不如說該體用者為備耳曰若作形氣說然却只說得一邊惟說作該體用乃為全備却統得下面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兩句語類百二十

○吳伯豐問明道曰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

然之氣必大謂自上天之載至脩道之教皆一理也言氣者蓋又於此理之中即人之運用勇決者言之此氣一出正大之理即上天之載因人而著見者也曰此說得之文集

○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只就形處離合分別此正是界至處若止說在上在下便成兩截矣語類九十四

○生之謂性條明備錄詳之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朱子每常說

此與論性說之說異每常之說為明道本指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

造化人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

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若言上面無形人旋

具不先不引則不知萬象已既是一箇塗轍一貫之

後者也理豈有嘉依朱說語類及文集答解之如此竊謂冲

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言造化者也未應不是

先已應不是後言人心者也讀書錄之說如此

說具未之間恐有脫文語類問下文既是塗轍

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恐是記者欠了字

亦曉不得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為心之德否曰

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語類二十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

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語類二十一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

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
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語類九十五

○答呂子約書曰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
昧然竊恐所謂祇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
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
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
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
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為於此認得不真故

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家而
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
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為親切而非以公便為仁
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
贅歎之言為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
了易傳矣文集

○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
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
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

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
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脩身
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
子是統而言之語類六十一

○問先生向作仁說大率以心具愛之理故謂
之仁今集注仁人心也只以為酬酢萬變之主
如何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箇仁人心也須見
得是箇酬酢萬變之主若只管以彼較此失了
本意看書且逐段看如喫物相似只咀嚼看如

何向為人不理會得仁故做出此等文字今却
反為學者爭論竇云先生之文似藥方服食却
在學者曰治病不治病却在藥方服食見効不
見効却在人語類五十九

○答呂子約書曰仁之為義須以一意一理求
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貫底道理如其不然
即是所謂僮侗真如顛頂佛性而仁之一字遂
無下落矣向來鄙論之所以作正為如此中間
欽夫蓋亦不能無疑後來辨析分明方始無說

然其所以自爲之說者終未免有未親切處文集
○文集答張敬夫書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
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
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
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
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
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
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
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

柔厭飲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
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
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怖弊病百端殆及不若全
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真竊
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
明之則有墮墮真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
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
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
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

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
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
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
學者驚恠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
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
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
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
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

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
恐當更詳究之也又曰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
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
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
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
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
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
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
之如何又曰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

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
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爲前日之論
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
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
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
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
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
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
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受命

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懇實用功則亦未
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
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
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
以爲如何答呂伯恭書曰洙泗言仁則固多未
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吾人安得數月
相携於深山無人之境共出其書一商訂之以
求至當之歸乎又曰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
於舊文頗有所改易然於鄙意亦尚有未安處

大率此書當時印不必作今既爲之則須句句
字字安頓得有下落始得不容更有非指言仁
體而備禮說過之語在裏面教後人走作也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易解耳聖賢
之言固無所不盡如孟子說箇浩然之氣大小
面生然亦只說得箇難言了下面便指陳剖析
一向說將去更無毫髮不盡處也伊尹先知先
覺伊川以爲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與上蔡
所謂心有知覺意思迥然不同向來晦叔諸公

亦正引此相難蓋不深考也且如而今還敢道
伊尹天民之先仁否試更子細校量便可見矣
懲創太過不免倚著之病近亦深覺其然然嘗
見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
要又似且如此用功基脚却稍牢固未敢便離
却下學之地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
履上著力不可只考同異校詳略專爲章句之
學而已大抵道理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
妙底道理不待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然後爲得

不傳之妙也。明者思之，以爲如何。答吳晦叔書曰：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自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真寘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近因

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槩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爲明白。想皆已見矣。并爲參詳，可否復以見教。幸甚。幸甚。別集答林擇之書曰：南軒言仁錄，流布甚廣。其間多令商量處，中間以書告之，然不勝毛舉。近得報云：欲改數處，亦未妥帖。要之，此書自不必作。旣作而遽刻之，此尤非便。昨日得伯諫書，亦深議此事也。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

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
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
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
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
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謹獨處做
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語類
○洙泗言仁序南軒集有之朝鮮李晦齋惜言
仁錄之不傳著求仁錄其亦未深會朱子意耳
○語類曰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

欠闕處必是當時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
豐云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如何敢不載但只
恐有關文此四字說不盡九十卷嘉謂論此條數
條見同卷吳伯豐之說為得之見文不
○二卷好學論伊川十定性書明道二十語類
說之詳見于論語好學章程子書鄒文集答胡
廣仲書論好學論甚精矣定性說最為發明矣
答孫季和書曰明道答橫渠書誠似太快然其
間理致血脉精密貫通儘須玩索如大公順應

自私用智忘怒觀理便與王敬窮理互相涉入
○困學紀聞第十三云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
疑湛贊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
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
之不足惡而於道思過半矣惟省思慮屏嗜慾
時起居調飲食使不至過甚則可矣此南京張司馬書扇

以與蔡清者虛齋集第四載之

○李退溪集二十八答金惇叙書曰朱子怒形

於受賊者雖太賢豈盡無少偏處老先生平生
自知稟性過剛所以納拜黃端明且自言偏在
忿憶而力加矯揉之功然不知不覺之頃猶未
免有些發處此消磨未盡者耳自先生言之纔
覺有此便爾融化然不可以是而遂謂之無妨
此君子之所以恐懼修省不以頃刻而暫廢况
吾輩當如何哉受賊之怒忿憶之病見語類朱子部納拜見文集上黃書
○雖無邪心云云文集答方賓王書中論之精
矣答廖子晦書同之

○孟子才高朱子譬之獅子跳躍

見語類五十三

○且省外事且字不可漫看

語類百二十器遠問條可見

○語類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五十九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一段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得以生者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

天地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如此硬樁定說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說到不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說生物時又是流行已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假使天地之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愛如云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

也未說到這裏在此又是說後來事此理之愛
如春之溫天生自然如此如火相似炙著底自
然熱不是使他熱也因舉東見錄中明道曰學
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
仁也云云極好當添入近思錄中上同明道言學
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
者難入九十

○朋友講習象相觀而善學記

○明道以記誦博識云云註謝子將此事做話

頭嘉閱上蔡語錄此話間有之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程子以為定理莊子以為大戒所以異也

○董仲舒云云先生之說詳矣葉氏解得好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
真與妄耳真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
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
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
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
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

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為草木固無以異只是
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之意語類九十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之所
為及發而不中節則是妄故學者須要識別之
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節道夫曰這正是顏子
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處便是私意

○鞭辟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

○鄭子上問在臨漳問仁公先生曰仁在內公
在外可學謂仁然後能公程說則是公然後能

仁不知未仁何以能公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
克己功夫極至處故惟公然後能仁理甚分明
其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
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文集

○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
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為近之却
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
便近於道語類百十七

○答陳器之書曰以公為仁似未精伊川先生
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又云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此意公之為仁猶
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為
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文集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
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
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
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

私欲則不仁矣語類九十五

○答楊仲思書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
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
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
推之意亦可見文集

○李問仁欲以公愛恕三者合而觀之如何曰
公在仁之先愛恕在仁之後又問公而以人體
之語類九十五一句曰緊要在人字上仁只是箇人
○潘子善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

不知如何分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文集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此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

看欲真个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

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知曾吃者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

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語類六

○時子子或作了非也聯珠詩格方秋崖詩從

來佛法無多子註子語辭如幾時子些子之類

○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

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

語類九十五

○心齋出莊子呂氏借用之則三月不違仁之

心先生云湛然純一之謂齋者也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則常惺惺詩
心齋處事事放下是莊周之意

○語類曰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十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百十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必用致知八十
○文集答孫敬甫書曰程夫文曰涵養必

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答劉子澄書曰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答項平父書曰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節答李子能書曰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

○答或人書曰以聖為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
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
忘勿助長也難後獲意亦類此
文集○答潘叔度書亦云

○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晝有為
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
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語類百十八

○徐必達曰言動以一身言晝夜以一日言瞬
息以一刻言愈動而愈密也正蒙發明

○東西銘之優文集答汪尚書書論之

○破愚徐必達曰出於心故曰出汝失於思故
曰不出汝不知以下十四字為一句戲有心而
以無心掩之則傲日長知戒其出汝則誠意正
心之本立矣過無心而以有心飾之則非益遂
知歸咎其不出汝則遷善改過之門闢矣孰知
孰不知學者可不警省正蒙發明

○語錄解義三字類一副當一件也

○三卷心疾志道而不得學之之方則或致此
疾雖先生亦初年有心恙見延平答問治此之術李

退溪得之見自

○退溪集二十一答李剛而問目云調息箴息鼻息之出入者調勻和而攝養之也此脩養家導引法也故以鼻端觀白首言之猗移猶言道遙也雲臥天行言仙人偃息於雲霞而飛行於天上也千二百歲莊子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曰我脩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

○調息箴薛文清能得其意見下文清全集二十一

書及與李胡敬齋恐人陷於異端而謹之見居都御史書

○調息箴見下文視鼻端見下文集答黃子耕

○除非性理群言句解曰未有不如此而能者也語錄解義

○退溪集二十黃仲舉問目心經附註問敬齋箴後面云云如何解迫切云云如何解迫切解或作知也此作語助看否松堂以除非作只是看然則恐與除是一般有人做工夫令大段迫切然後勸他勿迫猶之可也今未做工夫要開後門然使之寬緩此亦非為迫切也只是人不

曾做工夫故以為迫切耳此意然否退溪答曰
解字固有訓知處但此處訓知似未穩只作為
字意看如何除非初不是只是之意惟其語勢
再倒終歸於只是之意松堂看作只是可謂得
意於文字蹊逕之外矣韓申二友所說亦頗近
此然沿文末義皆未免鶻突其意蓋謂那人做
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他勿迫則可非如此之
人則除之可也除謂除勸也來論謂與除是一般
恐未然也

○嘉按除惟也非助辭大學或問引此條而潤

色此語作惟其燭理之明

論語子之燕居章集註程子說考之語錄

亦可

又近思十三卷載程子語中有除是字是

亦助辭朱子語錄亦間有除是除非字自唐人
詩文有之

○觀物察已不必如此說

者不一

一草一木須察

甚有抑揚考之遺書此條次日觀物理以察已
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遺書晁氏客語卷中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

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一段甚好當收入近思

錄語類十八

○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成字輔氏胡氏陳氏皆屬上句生字胡陳皆為生出葉氏曰甚生猶非常也小學章句曰甚生猶怎生洛中語也依此則成字屬下句亦通朱子言論語集註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出語類十九卷依此則成字當屬上句甚生兩說皆通

○成於子思孟子中庸輯略思孟之間有傳字

○朱子與張欽夫書曰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

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

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

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即在中間

正合天運不差豪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

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

獲畱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

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

於文為協耳文集

○史記世家曰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于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昭公十二年公羊傳正義曰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曰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因學紀聞第六云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字今本無子游二字

○朱子曰春秋序云雖德非湯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

欠因云伊川甚麼樣子細尚如此難難

語類八十三

嘉謂伊川序文尚可二字可以見其意矣然朱子此說則極至之義也因復附語類之說二條於下方與此相發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脉恐誠如是考得

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百二十先生出示答孫自脩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做箇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他日用動靜間全是這箇本子卒乍改換不得如呂氏言漢高祖當用夏之忠却不合黃屋左纛不知縱使高祖能用夏時乘商輅亦只是這漢高祖也骨子不曾改變蓋本原處不在此

○四卷答汪長孺書曰明道先生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為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文集

○亦須且恁去且字不可閑過此程子教人之權朱子有明說見語類九十一六十七百十五

○鄧衛老問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

要字好只此是學綱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先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文集○語類百四十一日寫字不要好時却好

○自省錄答金惇叙書曰明道寫字時甚敬固非要字好亦非要字不好但敬於寫字而已字之工拙隨其才分工力而自有所就耳此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見於事者乃

聖賢心法如此不獨寫字為然也故朱子亦曰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所謂一即敬也來喻謂欲使學者不必工於書藝此非程子之意而又云故為不好其去程子之意益遠矣

○閑邪兩條前條曰閑邪則誠自存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後條曰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程子嘗言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以此觀之則主一兩

字從論語王忠信中庸行之者一來歟

○四百四病維摩經曰是身為災百一病惱僧

肇註云一大增損則百一病生四大增損則四

百四病同時俱作又出唐遜思邈千金方肇法師

也人

○義楚六帖第三云四百四病百一風百一黃

百一熱百一淡病等又第二十卷引禪秘要經

云行者入定時欲覺起貪媾風動四百四脉

○靜坐習存心之術也不理會則入坐禪去先

生之辨明矣楊廉於淵源錄論之繆矣

○五卷九德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

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

處如何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

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的人生下來便自少物欲

者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事語類七

○史記王父偃諫武帝伐匈奴曰秦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後漢劉虞

傳虞患其黷武注黷猶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

祭祀也窮兵黷武三國志吳陸抗上疏中語

○昭公十九年左傳曰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鶴林玉露第十二曰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拚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為老翁似白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人之視最先聽也言也動也開眼則得其真不開則不得體認可看先生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于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

○語類四十一曰諺云開眼便錯

○六卷生日陳安卿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太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入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

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此
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
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木子答曰此等事是力量
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

同集文

第五倫語類十三論之詳又見文集六十三

續綱目宋仁宗慶曆三年更定蔭子法種識

四云任子即今官生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

定例其軍功世襲者一例授職書事八云父為官而舉其子謂之任

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

反何也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語類九十

六

七卷王允謝安朱子議之日語類七十一

明人居太學此上蔡也後來為克己學打透

勢利關可以為法矣

實理與實見不同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

有漏落此朱子說見語類二十六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

爲本分不爲害伊川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任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爲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爲之矣

語類九十七

問伊川於陳乞封父

母之問云待別時說過謂此自出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答云如此名義却正上同鄧衛老問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先生曰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爲正耳近看韓魏

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文集五十八李晦叔問先生頃者次對實以待講之故除此與伊川除說書而授朝官者何異伊川罷說書而辭朝官先生罷待講而辭待制事體實同伊川素不曾陳乞封叙先生既用次對奏薦又却力辭職名學者多未喻陳和父以為伊川出處與先生不同居其位則受其恩數乃理之常至他日不合而去但當辭其職耳不

當并辭恩數也不知如何先生曰此事不敢自

分踈後世須自有公論也文集六十二退溪得先生意見自省錄

○淵源錄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

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見呂氏雜誌

○八卷易所謂云云此易緯通卦驗之文也禮

記經解引易舉之史遷自序亦引易而注云易緯有之

○孟子三見齊王見荀子大略篇

○九卷剪桐之戲讀史管見十四陳紀曰昔成

王幼剪桐葉封唐叔以為戲周公曰天子無戲

言請遂封之柳宗元以為非曰弟當封者周公
宜以時言而封之不當封者周公乃成其王不
中之戲以地與人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其婦
寺亦將從之乎是大不然自三叔壯長周公尚
不知其將叛况於唐叔之小孫又必在所封乎
為其少也適未及言成王既戲而封之斯亦可
封矣于以輔益王之誠信啓其心而防其後是
師道之善有如不當封或小人或婦寺王欲封
之周公又成之是周公戰國大夫之不若也故
處事守正而酌之以權然後弗辭於道

○三舍見續綱目詳于大學衍義補

○多多益辨漢書辨史記作善王伯厚云程子曰韓信

多多益辨是分數明按孫子治眾如治寡分數
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辨楊用脩云多多
益善程子曰分數明也按孫子曰治眾如治寡
分數是也註云部曲為分什伍為數程子蓋取
此也

○困學紀聞云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

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允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元員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花鄂之盛

○岑參所作韋員外家花樹歌獨孤及同岑郎中所作歌共見唐詩品彙

○宣室志曰杜陵韋弁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弁與其友數輩

為花酒宴雖夜不怠

○伊川文集作王式

本註用古尺○潘氏曰用周尺也

作王用

栗木王必以栗何也程子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

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

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

本註身跌皆厚一寸二分

刻上五分為圓首

丘氏曰削去其上兩角各去五分俾其首作圓形

寸

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

丘氏曰從上量下寸一分勒其前入身深四分

為額判一居前二居後

本註前四分後八分隱中以畫爵

姓名行本註曰故其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

○家禮曰深四分丘氏曰分陷中於領下本身

上刻深四分嘉按或陷兩傍左書生年月日時

及享年右書卒年月日時及葬地是非程氏之

舊家禮及儀節之所不有蓋俗儒苟且之制也

合之植於跌本註身出跌上一尺八分并跌高

以受王身下齊丘氏曰前

合於後身納於跌植立

竅其旁以通中如身

厚三之一本註謂圓徑四分○丘氏曰竅於本

中居二分之一本註謂在七寸二分之上○家

面七寸二分嘉按身出跌上一尺八分三分之

則各三寸六分而其二分則七寸二分也朱子

曰伊川木主制度其刻刻開竅處皆有陰

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粉塗

其前以書屬稱本註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

本翁作公○性理大全曰禮經及家禮舊本於

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間省部禁止回避

皇字今用顯可也嘉

旁題主祀之名本註曰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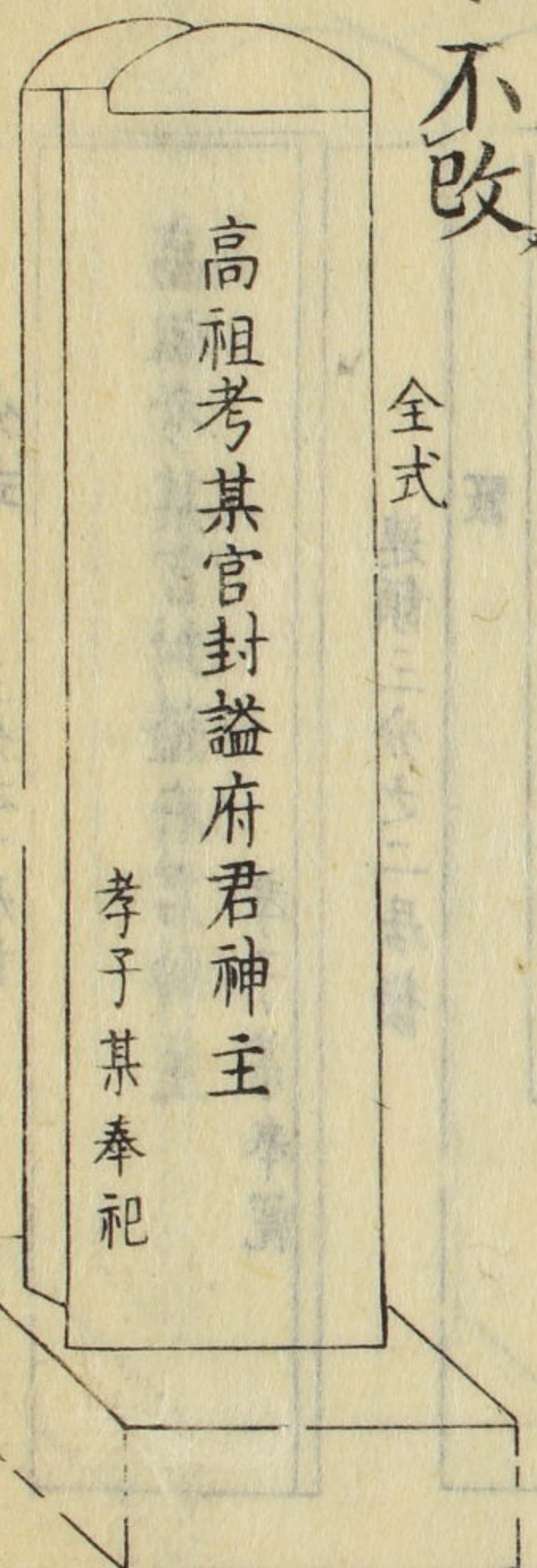
○記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伊川蓋本

于此翁氏曰孝子孝孫曾孫玄孫隨分而稱書

其名不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灑廟牆外

改中不改本註水以

全式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孝子一作孝孫

分式 二分之一居前

前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全方連額三分之二居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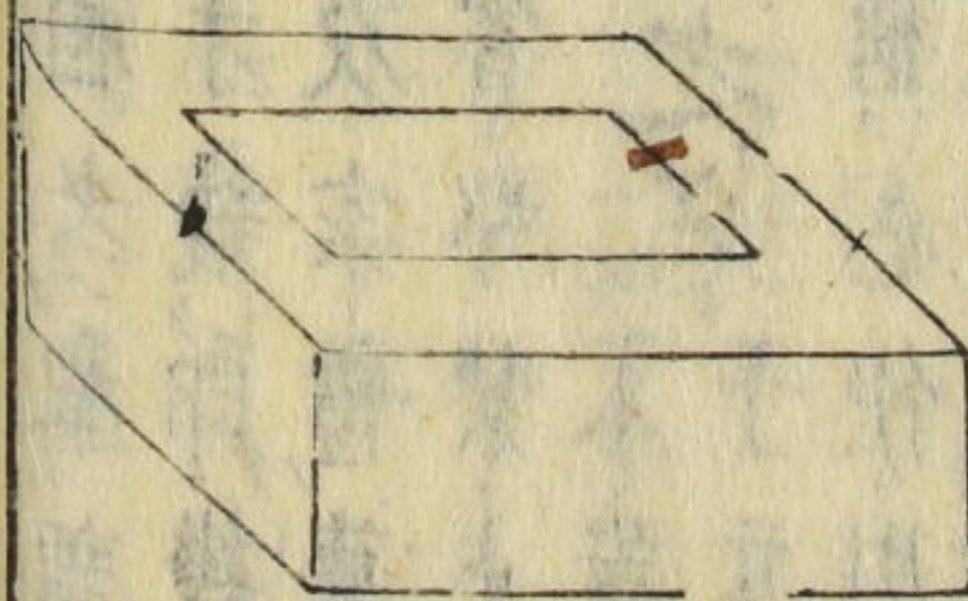
竅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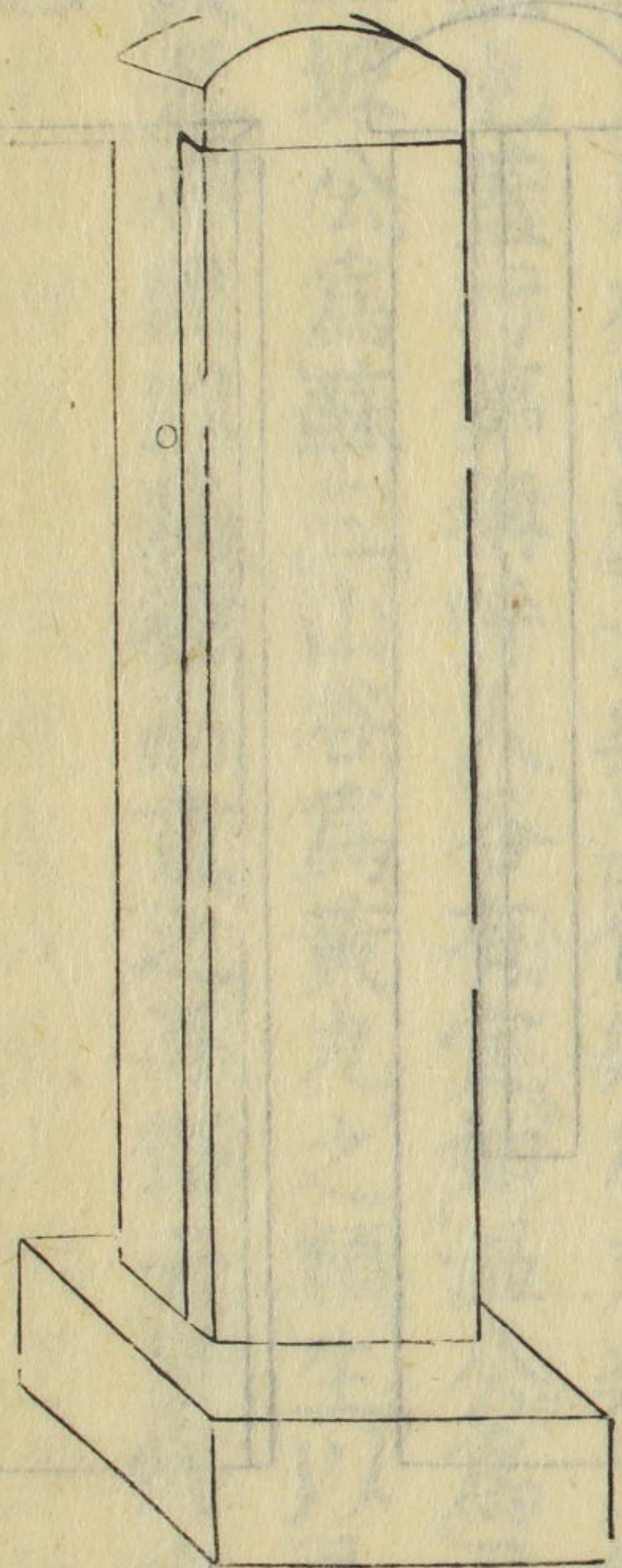
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

竅

跌



右圖說相考圖與說違恐刻板之誤也按
性理群書大全大明集禮會典小學圖家
禮儀節居家必用等亦各有得失合考改
定如左





○行按大江以言與唐人談及此事見江談抄其所謂止于四十九之云恐不然先生文集有五十六叔六十兄六十七兄等

○瀛奎律髓鵝湖詩註子壽父生六子公居第

五子靜行居第六

○魯齋全書第一許氏族譜書行

○退溪集二十八答金而精問目曰陷中第幾之說即慰人祖父母亡疏中所謂彼一等之親有數人即加行第云幾某位幾府君幾丈幾兄之類也蓋行第稱呼人各有定如溫公為司馬十二坡公為蘇三山谷為黃九之類生以是為稱故死亦因以為稱而書之耳俗云世代次第非也

○先生曰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語類九十

○程子曰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外書

○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

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

室又問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祀否夫祭妻而云奉事莫太尊否事恐當曰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文集五十九○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自省錄答金伯榮書曰奉祀題左之說從前只見家禮圖所題意謂與大學傳序次如左者同例蓋據自己向彼而分左右耳更不置疑於其間頃在都下見一士人嘗游慕齋門下者云

世中章

慕齋謂左者指神主左旁而言以慕齋公之該博其言必有所據心始疑之及今示及小學圖何氏見其所題正在神主左旁然後乃知慕齋註公亦必據此而言也又得所論神道尊右一櫝內考右妣左而題奉祀於右為未當之說神主即人之左也推究得亦精到恐當依小學圖為善又考大明會典奉祀書神主之右與家禮同乃更與書烏川曰此是上國當日見行之禮孔子亦曰吾從周請并此參考處之烏川卒從家禮書左

○旁題伊川文集圖家禮圖皆書主右蓋從宋

制爾儀節亦書主右正從明制也妄意如今為昭穆之序則當昭主書主左穆主書主右若夫始祖之主則書主左而得無所礙矣從西上之序則皆當書主左也

○問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語類九十六律是八分書言八分方是同律是八分書是欠些教化處同鄧衛老問介甫言律是八分書綱謂八分者豈王氏謂其深刻猶未及於十分也曰律

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
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
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譏之也文集
○萬正淳問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同處而各
有室廬否曰古人宮室之制前有門中有堂後
有寢凡為屋三重而通以墻圍之謂之宮以理
言之父子固當同處然所居之左右前後或是
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如何得同處此等
事古今異宜不可得而考也文集

○語類九十七曰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
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它
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嘉謂幼
當作初

○十卷語類九十七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
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
曰不然尋常未嘗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
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契券老子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史記孟嘗
君持取錢之券書合之也居家必備八曰券今契
毀除文契謂之折券

語類百二十二德粹問陳君舉福州事曰無此只是過當作一添倅而一州之事皆欲爲之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象曰下不厚事也初九欲爲九四作事在下本不當處厚事以爲上之所任故爲之而致元吉乃爲之又不然不惟已不安而亦累於上向編近思錄說與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旣云非常有則有時而有豈可不書以爲戒及後思之果然

○囁嚅史記灌夫傳帖囁耳語注韋昭曰帖囁附耳小語聲楚辭卜居云喔咿儒兒集解儒兒一作嚅唶音同喔咿儒兒強語笑貌退溪集第二十三趙士敬問目答王晉輔六條帖帖字訓義云云帖音帖帖囁耳語又帖帖小貌王叔文帖帖小人答曰帖字考訂甚詳始知滉前說之誤但今只當合耳語及小貌兩訓而看則帖囁小人之義自在其中蓋耳語自有猥瑣之態故又有小貌之訓而先生所稱亦不過此意只如

此平易明白看了足矣恐不當復以嘗字之訓
僥挿其間更引喋謀等字推說蔓衍愈巧愈鑿
恐不免支離剝出之病如何如何蘇謂口將言
○磨勘續綱目宋太宗淳化四年置審官院仁
宗慶曆二年更定磨勘法事物紀原曰考績起
於虞舜三載考績之文故今官以考定勞一歲
為考四考而遷謂磨勘也

○程允夫問溫公欲除一人為給事中云云竊
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避豈先生於此亦未

能自信耶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
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耳近正有一二事

可悔忽讀此問為之矍然文集○語類九
十六亦論之

○讀書錄七曰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坐
側曰某於此有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如
何哉

○十一卷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
子弟固不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
皆有以養之朱子議之見語類
八十四

○十二卷問程先生周羅事云云大雅則浩然無疑但不免有周羅事之心曰此正是無切已工夫故見他人事須攬一分若自己曾實做工夫則如忍痛然我自痛且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自己若把得重則彼事自輕

語類百十三

○退溪集二十二與趙士敬書曰嘗見小學中有云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此言常所記念寫題目披閱卷次偶見第五卷初面有此二書因思開見則與拆人附書無異故既不開見又

思挾置而還則君必疑我披見亦似不便故如是封還且告其故但恐吾之所為無乃太周遮耶

○刑七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云云無定見故逐說去見責則曰無可說其無所守可觀故明道言無可說則不說可也其不得不說乎蓋詰之語類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翁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願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

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爲也若必欲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爲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與人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服及其他如何逐人面分問勞他得七十又曰邢恕本

不定疊知隨州時溫公猶未絕之與通書只是明道康節看得好康節詩云慎勿輕爲西晉風明道語見上蔡錄中便不得不說處百三○十三卷第一條孟子集註載之移易仁義二字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人也蓋父子仁也君臣義也故集註承本文意而移易之耳近思所載考之遺書實明道本語也晦庵謂明道之言不拘本文正意處多此類是也葉解發得明道之意矣遺書又載伊川曰

楊子為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是伊川以孟子意而言者也

○釋氏六帖第三曰四大地水火風亦名六種以形相大能生萬物

○分於道也遠矣分一本作辰二程類語異端辨正亦作辰非也分於道出家語本命解龜山與陸思仲書亦有分於道之言思仲欲削髮為僧龜山以所聞于程子告之云云見龜山集

○釋氏之學云云朱子辨之見語類程子書部

伯諫胡季隨陳正巳畫

○蝨蝨傳柳文十七

○十四卷仲尼云云潘恭叔問仲尼元氣段中并字莫是包上兩句否時焉而已時字恐是戰國風氣所致曰并秋殺盡見則以春生為主而兼舉之也時焉而已語意不分明未知端的指趣如此所說亦通或恐更有時既無人不得不自任之意或說秋殺氣象不常如此蓋有時而

或見之也未知孰是試并思之文集問孟子則
露其才蓋以時焉而已直卿云或曰非常如此
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
道微孟子不得已焉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
俗之說較穩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
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
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
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
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

象

語類九
十六

○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曰程子
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
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有親
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語類九
十六
○取劉璋葉解得之楊慎議之非也
○興國寺淵源錄呂原明傳興作相呂曰此處
氣象自有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話道理

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云云汝州名歸
反也性理群書句解汝歸之地非也按遺書目
錄劉絢質夫錄明道先生語亥九月過汝所聞
註時先生監汝州酒稅又伊川年譜註朱公掞
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云云又東萊集
第一哭祭酒苻公詩註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
歸語人云云

○徐必達校正張子語錄抄曰凡觀書不可以
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

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

近思作
程語

嘉按理窟之堯夫解他山之石云云今

人爲學如登山麓云云此兩條近思作程語又

近思程語之管攝天下人心云云理窟亦有之

○朱子實紀門人鄧綱字衛老有近思錄問答
按文集載此問答惜乎問之不切

○陳芝拜辭先生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
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
成書伯恭都撫來作闡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

本不喜他如此然細點檢來段段皆是日用切

近功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語類百十九

○鄭云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

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

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語類百五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語類百五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

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語類百五

○近思錄首卷難看其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

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

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

說去可以游心語類百五

○答呂伯恭書曰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

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大極及明道論性之類

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為首章却非

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又事親居家事

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

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

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閩範中亦不載不記
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
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
後致丁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也文集

○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
第十卷亦不可以事君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
在一段語類
百五

○居業錄曰近思錄一書小學大學工夫盡有
○答劉子澄書曰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

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
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
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為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
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別集

○語類百一卷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
公之說其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
難於附入此此子澄編近思續錄其勸他不必
作蓋接續二程意思不得此必百五卷因說近
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辨此

錄 嘉謂璘與必大錄得其實矣當之錄失之爾
若以書之多而厭之則恐晦庵之心不若是之
隘也

文會筆錄二終

文會筆錄三

四書

四書大學章句或問序跋中庸章句輯略或問
序跋論語孟子集註讀法序說此朱先生之定
本嘉校訂之正句讀改倭訓者也先生嘗著論
孟集義初曰或問又編論語要義及訓蒙口義
集義要義口義先生為之序見文集又作論語略
解孟子要略見類語或問今存焉其餘蓋亡矣
先生與項平父書曰論語讀之想有味訓蒙

草草不堪看只看要義自佳也

上文集

○軒集答朱元晦祕書曰論語章句精確簡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却未須出蓋極力與辨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當自能見之不然却恐使之輕易趨薄耳章句如問中章句如問

○張元德問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先生曰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

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脩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上文集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太段掉了

語類百五下同

○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請問曰支離

○年譜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朱子三十四歲

是歲論語

要義成

有目錄

論語訓蒙口義成

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

略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按此書當是成於元年二年之間 乾道

八年壬辰

朱子四十三歲

正月編次論孟精義成

初學者讀

二書未知折衷至是書出始知道之有統學之有宗因而興起者甚衆○是書初名要義改今名最後更 淳熙四年丁酉

朱子四十八歲

六月論孟集

朱子四十八歲

詳說即訓蒙口義

註或問成

朱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諸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詳說即訓蒙口義

十六年己酉

朱子六十一歲

二月甲子序大學章句三

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二書之成久矣脩改不輟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

之二書又各有或問及中庸輯略

先生答胡季隨書曰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

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自處

猶有謬誤不任脩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

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畧看一

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

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

也幸試思之

文集

○李退溪曰集註章句之所以百世無異辭者以能集衆長而精去取有少未安不憚脩改期就於至善無可改而後已焉故也老先生之於集註章句釋一字訓一句以至於推論章句一循當時立言之意淺則淺言之深則深言之近則近言之遠則遠言之其於精粗大小莫不皆然故其文簡約精當一字不可增減至其敷衍辨證之論則別為或問等書以盡其餘意

錄 自省

○薛敬軒曰周程張朱有大功于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粲然各為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讀書錄五

表章大

學語孟中庸始于程子成于朱子

讀書錄十二

生於

明也

讀書錄八

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

無過於此為聖為賢治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續錄 讀書

三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惟後人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銜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讀書錄一

四書集註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

為精簡其他割裂舊說附會已意但欲起學者

之觀聽圖已名之不朽駁雜浩穢害理尤甚

讀書

錄八四書當先以集註章句為主參之於或問如輯釋諸書固多有發明處但語錄或因人淺深而發或有未定之論諸儒又或各持所見間有與朱子異者若經文集註章句未通而况觀此則本義反為所隔使人將有望洋之嘆若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既已通貫在已之權度既定然後兼考諸書則知所擇矣

讀書錄一

各經四書註脚

之註脚太繁多竊謂不若專讀各經四書正文
 傳註熟之又熟之以待自得之可也小註脚太
 繁多不惟有與經註矛盾處亦以起學者望洋
 之嘆讀書錄四支流多則迷本源雜說多則亂本旨
 今五經四書傳註之外增錄後儒之說日益多
 學者至白首不能遍讀吾恐本源本旨迷而亂
 也讀書續錄五讀書只當以正文傳註為本正文傳
 註已通折尚有可疑者乃可參考語錄諸說竊
 見傳註之外皆有諸儒小註經文不過數語而

小註乃至數千百言其實學者不但不能周覽
 并經文傳註亦不能精矣若有大聖賢作必重
 加芟削矣讀書錄四四書集註下小註脚程朱外諸
 家固高發明集註者而穿鑿者尤多許魯齋所
 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不獨異端為然讀書續錄二
 四書經文集註為聖為賢皆由此入惟讀者真
 知實得乃有其效耳讀書續錄九朱子註四書明聖
 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為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
 為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讀書錄八

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
觀身心事業從可知讀書錄二

○問大學語孟中庸皆聖賢之大經微言也自
漢唐以來其書雖存而知其道者鮮矣至程朱
氏出始表章發揮之而聖賢之精蘊粲然復明
於世然自朱子以來四書流溢於海內家傳而
人誦之抑欲析四書之精而不亂合四書之統
而歸一其說可得而聞歟由四書而所以上接
堯舜禹湯文武之統者又可得詳言歟薛文清
策目

○自朱註定而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
集疏趙氏纂疏相繼為編而後吳氏集成出焉
陳氏發明胡氏之通撫集成為之倪氏輯釋萃
發明與通者也劉氏取輯釋及數家之書著通
義其後大全成矣大全之後未疏以百數而蒙
引其巨擘也林氏存疑王氏便覽專依蒙引陳
氏淺說合蒙引存疑者也夫陸學者流冠朱註
者置而勿論若大全若蒙引欲發明朱註而昏
塞却甚大全所收程朱之說則固雖不害於道

而與經註異者間有之學者先熟讀經註然後
及乎程氏朱氏之全書則其詳明經註又別立
議論或有爲而發或未定之說且記錄之失刻
板之誤皆可得而明辨之如諸儒則先於先生
者先生既辨之先生同遊張南軒呂東萊門人
黃勉齋蔡節齋九峰私淑之士真西山王魯齋
數人蓋君子儒也有餘力則考其言可也其他
說雖不閱莫遺恨也嘉也往時無師友之導反
復大全追尋未疏自得蒙引尊信之不在朱註

下而於其有難朱註則以爲蒙引後出介夫既
宗先生吾曹曷訝之夫書之後出勝於先出者
他人之賢者之事也如朱註豈其有間然哉弗
思之甚況介夫之識與雲峰定宇相爲伯仲而
蒙引之爲書秦廷君之三萬言矣乎

○嘗讀虛齋集其自嘆詩二十雖未老已知非
少年欲將心事道祇恐付空言以爲有志者後
讀遜志齋集病中逢除夕詩三十知未老已難
同少年功名謝時輩心事愧前賢是蔡蹈襲於

方此事詩家者流尚恥之豈所謂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者歟抑弱年之過也但蒙引論語開卷編次云云正朱子雜著論語或問說之說也又性相近章黃氏日抄有一議論蒙引勦說之其他此類猶多則其心術之病終不免耳

○大學序仁義禮智之性矣

宋板無矣字

○五性玉山講義說之詳矣附錄發之盡矣北溪字義詳講甚無味也

○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

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語類六十二

○問木之神為仁火之神為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同上

○杜仁仲問五行之神曰謂神即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又曰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故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來喻

大槩得之但恐却將神字全作氣看則又誤耳

○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

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

論語或問

○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考之中庸二十二章三十一章可見

○繼天宣公十五年穀梁傳曰繼天者君也

○立極朱子皇極辨發明此義甚詳見文集雜著部

○所由設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白虎通之說程

子亦據之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此尚書大
 傳之說丘瓊山曰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
 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言之耳非截
 然立此以為期限也丘說見大學衍義補六十九瓊山考得
 好朱子亦有古者初年入小學自十六七入大
 學之說見語類七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言之耳非截
 ○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躬行心得者德也為政
 集註語類可考見躬行而未能心得則與道為
 二躬行心得然後方為德行餘字最有味

○日用繫辭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彞倫洪範曰彞倫攸叙

○性分孟子所性分定故也固有見告子盡心

○時則有若孔子之聖書君奭曰時則有若伊

尹

○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

此聖學之序朱先生之所承也蒙養啓發集嘗

言其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序文及或問

物處切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

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此先生教人切要之言也故啓發集於明德也於至善也於格知也其首皆寓此意正謂此也

○惜陰錄第二云大學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又引詩言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則亦未嘗不言敬也顧氏此說甚與宿懷合

○外極規模之大內盡節目之詳此外內與小

學題辭內外同身內也家國天下外也格致誠意正心以脩身其節目之詳可謂盡矣齊家治國至乎天下其規模之大可謂極矣

○大道之要傳曰君子有大道

○五季出禮序

此序見性理群書而徐氏二程遺文載之

丘瓊山世

史正綱五季下云唐亡之後相繼而起者五姓所謂梁唐漢晉周是也自宋人作五代史世因稱之爲五代夫謂之代者必繼世之長歷十數世也五姓僭亂敝起忽滅甚至繼世止有二主

歷年僅見四稔較之有周一代八百年之長何如哉同以代稱似非其倫今因朱子大學章句

序中語改稱五季云依此說觀之序文實春秋之一筆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此所謂關雎麟趾之意

○或問曰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小註問必有

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何朱子曰云云蒙引云

云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此合理氣而言其所以為造化

者陰陽五行而已此言氣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

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此言氣之所以為氣及其生物則

云云此就發育萬物而分理氣詳言之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結上文或問此段

無可疑者小註所載是語類之說也正就造化

問隨問而答亦無可疑但仁義禮智當作元亨利貞蓋記者之誤耳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本

一理則一時偶然云爾讀者不以辭害志可也

蒙引以此四字而謂之就人物言太泥矣假饒

就人物言而先言理後言氣亦何嫌哉理氣無先後

生言之太極圖說解曰此無極二五所以妙

詳矣

合而無間也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
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
合者也理氣一而二二而一其合不測故曰妙合
○明道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遺書棣初見伊川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
下同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
論孟嘉謂小學近思錄并載之論孟次之朱子
繫枯之者也次字活或問可見

○章句定三綱領分八條目最為有功要須看

綱領指趣如何條目功夫如何若徒知有條目
功夫而不察綱領指趣則恐無所管攝也

○明德出于詩書易而大學明之之書也朱先
生解其各義最精矣前賢所未發處

○先生說明德云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者也又云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說
心云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又云神明之舍又云
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又云人
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

身之主者又云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又云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又云孔子言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
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
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又云心之爲物至虛
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
又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
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說知
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又云心之神明妙衆理

而宰萬物者也嘉謂蓋明德也心也知也一理
也而明德者心之表德知則心之妙用也其爲
物方寸靈臺神明之舍指臟而言其人之神明
心之神明就德而言其臟之中虛而靈即是神
明而德之妙也嘗考其說之所由書曰惟人萬
物之靈易之咸象曰君子以虛受人繫辭曰陰
陽不測之謂神說卦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
者也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
會五行之秀氣也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又曰厥彰厥微匪靈弗
 瑩程子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又曰心一也有
 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是又曰人之知思因神以發張子曰由太虛有
 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又曰心統性情者也此
 先生之所本也歟若夫佛氏之虛靈列子之方
 寸莊子之靈臺則不知其中具萬理也故先生
 言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衆

理以下之事

○小註朱子曰天之賦云云此說出語類第十
 四卷此本問者之言而先生有答語甚詳見語
 類第五卷

○許魯齋論氣稟云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
 清者可變而為濁濁者可變而為清美者可變
 而為惡惡者可變而為美縱情慾則清美變為濁惡明德則濁惡變為清美
 出魯齋全書第四卷
 ○所發如何無他方寸之間是也其不知之而

因之則恐無可致遂明之功因字可重看先生有明說下條是也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類語

○程子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遺書

○格致誠正脩明明德之事然有不待五目而

合下明之之功先生曰明明德只是提撕也

即是顧明命之意此言至切至要能用力於此而致五

目之功始得

○格物致知次第工程亦當如八目之序知格致之方為先知誠正脩之術次之然後知齊治平之道則庶乎其不差矣或不知格致而欲知誠正或不知誠正脩而欲知齊治平則序亂功闕成也難矣或知格致之方而不知脩身之本則終無以為力行之地也八目合下致功則先

生說之詳矣啓發集載之

○小註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云云此出語類然下文物格云云節次皆一同下而后字且又正心脩身傳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而結之曰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脩身齊家傳曰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而結之曰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齊家治國傳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而結之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如此交互言之此朝鮮權陽村看得出來見入學圖說蓋明各有其義則先

生此說良有以矣馮貞白議此說以為先生未至灑然處見求是編可謂容易者

○求是編曰經文先言物有本末次言致知在格物則格物者分明格其物有本末之物也嘉謂此說甚好入學圖說亦云然

○玉溪盧氏八目惟一心耳云者許魯齋既發此義見魯齋全書第四卷先生亦有身亦心主之之說啓發

集載然聖人於八目之中特指脩身為本正是平實顏子四勿曾子三貴就身脩之宜會此意

修身傳輕輕為言者，乃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其緊要上既言之，故於是只以常情辟處而言。然亦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之意。中庸九經修身為始，誠身為樞。孟子惜人之恒言，不本於身，或問於天下國家，皆言其本至身，則不曰其本而曰至。蓋聖賢相傳之微意也。

○惜陰錄第二云：大學功夫全在脩身上，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中庸論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以脩身為首。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所以立脩身之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推脩身之用也。

○朱子語略門人建安楊與立編次先生捐館前一月以

書遺廖子晦曰：大學又脩得一番簡易平實次

策可以絕筆。此書文集脫之

○誠意章句三字之異，諸儒之論各有不同。先生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今此三字皆先生之親筆。義理文勢誰論其優劣，姑以事證決之。年譜宋紹熙五年甲

寅先生六十五歲受詔進講大學是時講義載
在文集作一於善儀禮經傳通解亦然然則必
自慊絕筆之所更定也歟且下節或問曰知無
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則是
一於善之謂存於或問之中矣吳氏自慊乃毋
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之說則不知自慊自欺
正相抵背文集答孫敬甫書言之又不考毋與無之異而
言之也毋者禁止之辭無者自然而然傳文毋
自欺是工夫章句無自欺是功效實其心之所

發工夫也必自慊而無自欺功效也

○讀書續錄曰觀知至連意誠說則致知格物
先于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
則意可得而誠矣

○舉錯章句舉措或問出易繫禮記下字或从金或从手字書相通

○三綱八目之結皆以本末為言猶孝經之始
終二字首尾相應

○讀書續錄曰大學傳言聖人之止雖有仁敬
孝慈信之分其實皆以敬為主故曰無不敬而

安所止也

○補傳已知之理謂小學而知者故下已字小
註云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非也人
心之靈知良知也良知上容下已字哉或問曰
於其始教爲之小學云云及其進乎大學則又
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
以各到乎其極云云答吳晦叔知行書中亦云
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
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

○已知之知亦自良知來固也先生言之

啓發
集載

○轉知有不盡也孟子盡心之盡也

○情陰錄第二曰朱子大學章句作格致傳補
之後矩堂董氏槐謂格致傳不亡乃雜于經傳
中玉峯車氏若水慈溪黃氏震魯齋王氏栢山
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浦江鄭氏濂夫天
台方氏希直皆有論說不一新安程氏克勤又
有大學重定本近時王陽明則尊用古本愚謂

古本原無釋格物致知之說則不必補亦可也
蓋大學重在脩身正心誠意所以脩身也致知
格物即誠意之功夫也故大學提出誠意爲首
而釋之格物致知不須釋也韓退之作原道篇
止於誠意蓋亦有見於此朱子譏其語焉不詳
無乃過乎顧氏斯論甚不可也

○韓文注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
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正心誠意便休却
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

不能至是嘉謂尹氏此說是矣但韓子不知格
致之義則其所謂正心誠意豈得大學之指哉
○原道遺格物致知嘉謂韓子之得失於是乎
見焉其失講大學格物之義亦得闢老佛外物
之非故不敢言之而遺之耳格字訓至韓子非
不知之原道云郊焉而天神格天神自彼而格
于此格物自我而格于他故或問列格
于文但不知格物之格可以訓至惜哉其亦坐
不居敬

○李退溪集十一答李仲久別紙曰所論今獻

彙言以大學知止等數節爲格物致知章之錯簡欲掇此而補彼所引先儒諸說備矣混曩見陽村入學圖說有此說續見宋史王魯齋本傳亦云曾有此說近又見李玉山先生論此甚力心每疑之適見禹上舍性傳聞左右得先儒論此諸說故前書求見以祛惑茲蒙示及何幸如之來喻謂中朝儒士讀書識見之出人萬萬也如此然今當決從朱子之說混於此深服高明取舍之能審而不失其正也然苦不明言其所

以取舍之意則猶恐其說之能惑人也故略言之諸儒之說有不可從者三焉經文三綱領有功夫功效而有結八條自亦有功夫功效而有結若如諸說則三綱獨無功效與結止於至善之下即係以古之欲明明德云爾語意急促理趣闕略一也傳之諸例有言工夫而及功效者或只言病處以見用功之地者未有徒言功效而不及他者今知止一節但爲知止之效物有本末一節通結上文而未見有釋格物致知之

義至如聽訟章亦言脩己治人之有本末耳尤不關於格致今強引以爲格物致知之傳初無格物之功又無致知之義二也綱領條目之中雖無本末之云然此二字一見於綱領之結猶未足再見於條目之結者誠以學者於此不知其有本有末則其於脩己治人之道皆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倒行而逆施之故丁寧致意如此傳者至此亦特舉二字而釋之則所謂先後終始厚薄皆在其中矣今以綱目中無二字

而謂不當傳以釋之可謂不思之甚三也諸儒徒見此數節中有知止知先後知本等語意謂可移之以爲格致之傳更不思數節之文頓無格致之義未見補傳之益適得破經之罪其可乎哉今有巨室於此正寢輪奐無闕而廊廡有一缺處大匠見之作而補修材良制美少無可議其後有世所謂良工者過而相之恥已之一無措手於此室也於是強生意智攘臂其間折壞其所補處撤取正寢數架材來圖欲補完其

所壞處更不計正寢之材初非廊廡之材也圖
完處不見其完而寢屋則已成敗屋矣此所謂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然人情大率好立異
趨新後至之工皆不究大匠之神筭而一向贊
歎和附於世所謂良工之所為悲夫魯齋說見
於本傳者甚略其言之得失未可詳然此老本
有好竒立異之病其為此說不足恠也權陽村
入學圖說可考也復古李公自云略聞先儒有
此說而未得見惟以已意取經之物有本末一
節為首次之以知止終之以聽訟以為格致之
傳且為此更定之故手寫大學章句一通以見
序次之改且附以已說云云退溪此說尤好深
得格致之旨可以為斷者也

○司馬文正公格物論考之公集元豐六年作

見第六十五卷

不可謂少作也獨樂園記熙寧六年作

見第七十一卷

古文真寶所載非其全文節取之耳所

謂事物之理舉集目前退溪之論好

見自
省錄

○或問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不覈其表裏

真妄之實然二句必究其極不覈其實二句往
往相對上實字為句非是求是編引此段亦不得其
讀者也

○孔子易繫說幾字周子通書明幾字而大中
慎獨章句以此言之是聖賢喫緊為人處最宜
致思焉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此一句盡矣下欲動微
于中未動未著于之間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

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先生曰此是欲

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

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語類七鮑謚

齋以先生此說為有碍不知幾者也謚齋說出

正辨幾即意之起頭些子處天原發微

○八條自傳文皆相承之惟誠意特立文故章

句經曰云云此小註所云傳文之所未發而其

理已具於經者此小註經筵講義之說也見文集

○意之不誠心之不正身之不脩皆氣稟所拘
此明德人欲所蔽此明德而格致之力不足也

○或問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保赤子者慈中
之一端故曰細小註之說非也

○所藏乎身正則可以恕之或問詳矣

○東歸亂藁曰東頭不見西頭是南畔唯嫌北
畔非多謝聖門傳大學直將絜矩露天機文集

○三國志魏王肅傳評曰劉寔以為肅方於事
上而好下佞已嘉謂或問引之下作人文集答

揚子直書亦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此
不絜矩之過也

○八條目者明德新民之事其道在止於至善
而傳者釋之曰敬止恂慄者敬之存乎中也威
儀者敬之著乎外也此則八條自皆由乎敬誠
意之慎獨正心脩身之不在焉而辟齊家治國
之儼事之言不忒之儀皆丁寧之戒而平天下
章亦復示此意不一而足焉中庸曰篤恭而天
下平豈不信哉

